



【黑翼】
悬疑惊奇小说集之二

吃爷

葛冰 作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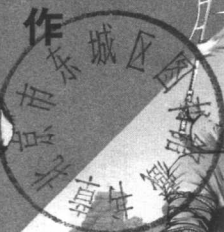


90210368

悬疑惊奇小说集之二

吃爷

葛冰 作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爷/葛冰著. -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1999.6
(悬疑惊奇小说集)
ISBN 7-5007-4678-4

I. 吃… II. 葛… III. 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
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517 号

插 图:杜晓西

责任编辑:蔡国筠

悬疑惊奇小说集之二

吃 爷

葛 冰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3.75 印张 2 插页 50 千字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本次印数 11,000 册 定价 4.90 元

ISBN 7-5007-4678-4/G·3470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悬疑惊奇小说集

冰碗小店

★吃 爷★

奇 梦

拘魂巷

血色珊瑚

“仙客来”客栈

目 次

吃爷	1
画锅	11
琴丑	21
画儿坛	30
猜子	41
猴头	51
白鳖	85

吃 爷

江南第一镖局——白马镖局的总镖头刘文，也算是江湖上颇有名头的人物。可是他怕“吃爷”。

“吃爷”不是侠，也不是盗，简直说不上是什么。半个月前的一天傍晚，刘总镖头在太湖边上闲走，路过一个鸡毛小店。小店很旧，很不起眼，里面的光线也很暗。当时，他要是不进去就好了，只是小店的名字颇为古怪：“分一半”。“分一半”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么想着，便迈进了门槛。

店中只有一张八仙桌，一把椅子，却有四个店伙，正个个哭丧着脸，向门口呆望。

一见刘总镖头进来，都顿时眉开眼笑。

酒菜好像早就做好了。刘总刚一落座，他们便一阵旋风似地端来芙蓉鸡片、铁板鳝鱼、脆皮乳猪……摆了满满一桌子。

“客官请。”四个店伙一齐满脸堆笑。

刘总心中一凛，他走镖三十余年，什么怪事没见过。经验告诉他，这里面颇有凶险。

“客官，这酒菜不要钱。”一个店伙说。

“这酒菜里绝没有毒。”另一个店伙说。

“也没有迷魂药。”第三个店伙说。

“你怎么不吃？快吃！快吃！”第四个急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

刘总心中冷冷一笑，伸手抓起桌上的筷子，他想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屋中灰影一闪，八仙桌边又多了一个人，并且这个人是带着凳子来的。他像猴子一样蹲在凳子上。他是从哪儿来的，又是怎么来的，刘总竟然一点儿也没看见，甚至连他的模样都看不清楚。因为他的脖子似有毛病，老是不停地晃脑袋。刘总只隐约看清，他是个灰不拉叽的老头，衣服是灰的，头发也是灰的。

“吃！”灰老头笑嘻嘻地望着刘总，随着头晃，他的两只大招风耳，像小扇子一样来回扇乎。

“吃！”刘总觉得老头的样子很可乐，也不由自主地说着。他这下可犯了大错。

“分一半。”灰老头紧接着又是晃头扇耳地说。

刘总只觉眼前一晃，他手中的筷子已到了灰老头手中，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筷子已被灰老头

用指头劈成四支，自己留两支，又送回刘总两支。接着，随灰老头两手连环翻动，满桌盘碗飘飞。待到一切全定下来时，桌上所有菜肴，连盘带碗都被从中间切成了两半，连盛米饭的碗也是半个，整整齐齐带着半边香米。

“吃吃！”灰老头一连说出两个“吃”字，把桌子往后一拉，刘总这才发现，连八仙桌也被他分成了两半。原来“分一半”是这个意思。

刘总目瞪口呆地看着，灰老头风卷残云般吃掉所有的那半边饭菜，然后嘴一抹，身形一晃，倏乎不见，就像他来时那样，一下子又无影无踪。

这时，四个一直在旁边拱手站立的黑衣店伙皆面露喜色，纷纷脱下黑粗布衣服，自语道：“老天有眼，总算让我们把这‘吃爷’送出去了。”他们里面衣服都甚是华贵，显然，根本不是店伙，而是颇有身份的人。

“先生，您以后费心了。”他们笑咪咪地一起向刘总拱手行礼，不等刘总回话，一齐纵身而去。听他们那口气，像是把什么包袱甩给了自己。

刘总总算明白这包袱是什么了。无论在哪儿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他吃饭，饭菜刚一摆好，灰影一闪，那位“吃爷”准来，连饭菜带桌子一齐分成

两半。若光是如此，刘总倒也不在乎，他命人多准备些饭菜就是了。叫刘总难受的是，这位“吃爷”还有好多坏毛病。

一是摇头扇耳，每吃必摇必扇，而且吃得越香，摇扇得越厉害。试想，一个肉头老不停地在你面前晃悠，你能不眼晕？

吃爷吃东西还老爱发出声音：吧叽吧叽、吸溜吸溜、吐噜吐噜、滋儿滋儿……各种声音都有。

吃爷还爱舔盘子，临吃完了，像小猫一样，把每个盘子都舔得干干净净。吃相太不雅。

如果说光是这些，刘总还能忍受。下面的情况就使他感到有些可怕了。

半个月后，他突然发现吃爷的头似乎不摇了。他正奇怪何以不摇，突然发现桌子在摇晃，屋子也在摇晃。刘总大吃一惊，以为屋子要塌下来，正想飞身跃出房去，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定下神来细看，才发现不是桌摇房摇，而是自己的头在摇，跟着吃爷的头，像两个脸对脸的钟摆一样，一左一右地摇摆。
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刘总吃惊地发现：凡是吃爷有的毛病，他差不多全有了。只不过嚼东西的声音不如吃爷的响亮，盘子也舔得不如吃爷干

净。

刘总决定对“吃爷”动手了，虽然他明知自己武功比起“吃爷”差得极远，但他也不想再忍了。

在饭桌上，吃爷正用指头拨弄着半条脆炸鲤鱼，滋溜滋溜地嘬着鱼骨头。坐在他左侧的刘总，突然转身翻掌，一招“飞鹰入林”袭向“吃爷”——他扑了个空。“吃爷”蹲在椅子上，身子像泥鳅似地一扭，仍嘬他的鱼骨头。刘总接着又是“猿猴搬枝”、“青龙探爪”、“走马回头”三招，但招招落空。“吃爷”在椅子上滴溜溜打转，像玻璃耗子、琉璃猫，只在他身边滑来滑去，刘总根本一点沾他不着。刘总一下子火上心头，抽出了剑，使出武当剑术真传。什么“混元两仪”、“三极”、“四象”、“八卦”、“九转还原”，招招都刺向对方要害。直舞了两个时辰，累得刘总气喘如牛，大汗淋漓。再一看“吃爷”，正好舔干净他最后那半边盘子。“吃！”他笑嘻嘻地望着刘总。刘总还吃什么呀？他早气饱了。

傍晚时分，镖局的趟子手狗三到刘总镖头的房子里说：“总爷，属下倒有个整治那个灰老头的办法。”

刘总懒洋洋地瞥了一下狗三，没吭声，心想：

“就凭你那点儿微末道行，一百个也不够他零敲碎打的。”

狗三似乎猜透了刘总的心思，笑笑说：“总爷，那老头不是武功高吗？咱不和他比试武功，咱采用智取的办法，用‘蛋攻’的办法。”

“什么蛋？”刘总奇怪地问。

“千滑琉璃蛋。”狗三笑咪咪地说，“总爷还记得半年前，城南试刀大会，江南宝刀佳品甚多，削铁如泥、吹风断发的名刀，虽都快捷无比，偏偏都切不开清风观道长送来的一个剥了皮的熟鸡蛋。只因为那鸡蛋抹了清风观的祖传秘方——千滑琉璃油，其滑无比，刀锋一触，蛋早滑开了。如今这‘吃爷’不是吃什么都要和您分一半吗？看他可分得开这千滑琉璃蛋？”

第三天吃饭，桌上只有一个盘，盘中只有一个剥了皮的熟鸡蛋——抹了千滑琉璃油的蛋。

“就吃一个蛋？”吃爷晃头扇耳，狐疑地问。

“对，一个蛋，各分一半。”这回刘总主动说。

眨眼间，连盘带蛋已到了吃爷手中，他并起二指，指间一闪，盘子断为两半，白莹莹、滑亮亮的鸡蛋仍完完整整在断盘间。

“咦？”吃爷望着桌上的滑蛋，又望望自己的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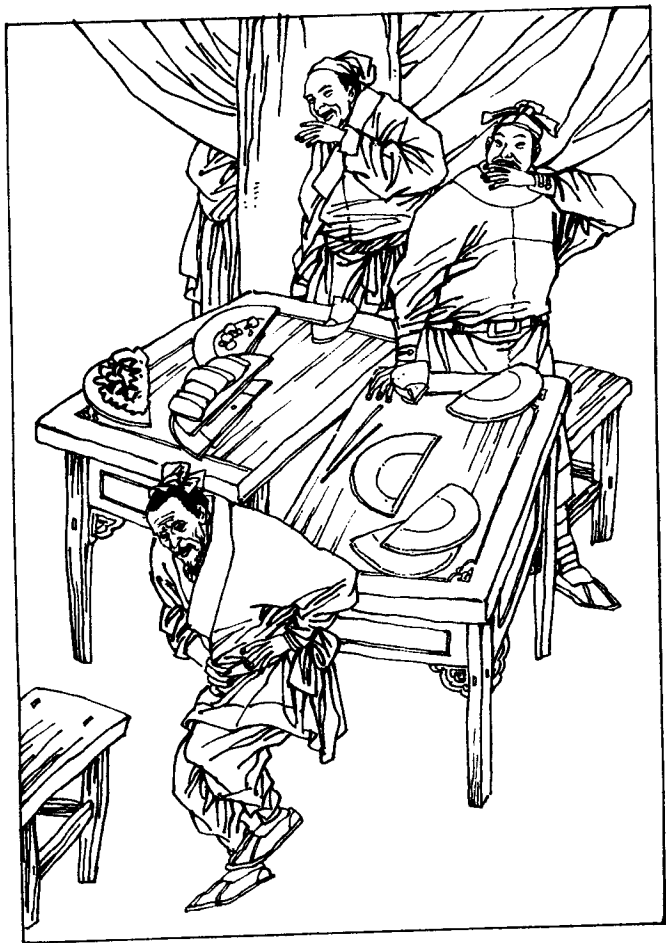
指，眼睛瞪大了一圈。“天下就没有老子切不开的东西。”他哼了一声，变指为掌，挥掌连削，“沙沙沙”，桌上一片白光闪动，盘子早已被削成无数薄片，滑蛋却还丝毫无损。

“妈妈的，”吃爷恨恨地骂着，突然暴怒起来，抓起那颗滑蛋狠狠地往地上一摔，滑蛋还未弹起，吃爷双脚早已跃至蛋上，脚尖并拢向下削去，嘴里怒骂：“看我‘千狗刨坑’、‘大力金刚踹’、‘倒悬触天蹬’——”他连使神脚，身体竟没入地面三尺，几乎仅露个脑袋。但见屋中四处坑起，砖石断裂，房屋都簌簌颤抖。吃爷停下身来，再看那滑蛋，仍圆光光、滑溜溜，完整得很。他更加暴躁起来，一个鹁子翻身，抓起滑蛋塞入口中，鼓腮涨脸，狠命乱嚼乱咬，“哒哒哒哒”叩齿之声，如击鼓撞钟，直把刘总听得胆战心惊。

“哧”的一声，滑蛋终被吃爷咬成两半，他狠狠地 from 嘴里吐出半个，叫：“分一半。”刘总不敢不吃，看吃爷那狂怒的表情，他真怕自己也被他分成两半。

趟子手狗三又来出主意了，刘总连连皱眉摆手：“别了，别了，你那些招儿都不灵。”

“这回肯定成，只是总爷也得跟着受些委屈。”



狗三吞吞吐吐，“吃爷是什么都分一半吗？这回你不吃饭，你吃药，吃巴豆，吃大黄，看他还分不分？”狗三这主意也够缺德的，因为巴豆、大黄全是泻药，吃了要拉肚子。可刘总还真的去试了，他把饭里、菜里全掺了大黄、巴豆，那药量足够一头大象用的，他豁出去了。

吃爷还真的来分一半，刘总顿顿吃，吃爷就顿顿分一半，一直吃了三天，只泻得刘总浑身瘫软无力，恨不得风一吹就打晃儿。吃爷比他更惨，他内功好，吸收大黄多，脸蜡黄蜡黄，两腮都塌陷下去，吃一顿饭要跑五六趟厕所，回来仍眼泪汪汪地问：“还吃什么？分一半给我。”

刘总即使闹肚子闹得身体打晃，也还得去走镖。因为江南第一银铺要送十万两银子到京城，人家点名要刘总亲自护镖。

一行人昼夜兼程赶路，傍晚时来到鄂州郊外一片荒山，这里匪盗尤多。刘总尽管小心万分，还是撞上了鄂北最有名的两个魔头——“黑白双煞”。他们身披黑白斗篷，一阵风似地出现在镖车前面，一个持鬼头刀，一个握银枪。他们一露面，镖行的趟子手们全齐唰唰地趴在了地上。因为黑白双煞只要一出手，凡是站着的都要人头落地。

刘总没趴下，一是他觉得太失脸面，二是他老打晃闪了腰，他想趴也趴不下。

“吃我一刀！”黑煞暴喝，鬼头刀已出手。

“吃我一枪！”白煞狞笑，灿银枪挺刺。

刘总眼见刀奔头，枪刺胸，可他躲也躲不过。

突然，半空中响起一声：“分我一半。”这是“吃爷”的叫喊。喊声未落，灰影一闪，白煞的银枪已掉了枪尖，黑煞的鬼头刀断为两截。

刘总乐了，原来这“吃爷”只要碰到“吃”字，都是要分一半呀！这下可好了，以后再碰上劫镖的，刘总只要说：“给我吃一刀，给我吃一剑。”总之，对方拿什么兵器，他便喊吃什么。有吃爷先吃一半，他绝对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
画 锅

他画的锅肯定是最圆的。

什么叫画锅？走江湖卖艺的，在地上用白灰画个圈儿，直径也就三四丈左右。然后就在这圈里卖艺。这叫做“平地抻饼”。

他不光卖艺认真，画圈也极认真。画不圆他心里就不舒坦，就别扭。他的画技偏偏又不高，别的卖艺人都挣了两三拨钱了，他还吭吭哧哧地在地上画，画不好就气得捶自己的脑袋。他的脑袋虽然结实得很，但也常常敲出包来，因为他一急，下手就没轻没重的。

他练的是硬功夫，圈儿一画好，家伙一摆上，圈外立刻围满了人，大家都爱看动真家伙。

“今儿个我给诸位表演的是‘锤打壮牛’。”他说着把两个坛子大的流星锤撂在地上。锤是有了，众人正在找牛时，他却开始运气，挺鼓肚皮。原来他就是“牛”！他一脸歉意地说：“不是真牛，

是假牛。但打起来保证好看。我师父教我练功时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脖颈胀得粗粗的，肚皮挺得鼓鼓的，他两臂虬结，抡起小水缸似的流星锤，左一下右一下直朝肚皮狠砸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直砸得肚皮震天响，直砸得肚皮冒火星。

“好！再来十锤。”圈外有人鼓掌叫好。

他就再来十锤，他得满足观众的要求。

“别光敲小肚子，朝肚脐眼儿敲！”有人尖叫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，因为他的铁布衫功夫还没练到家，肚脐眼儿还有些漏气。但他还是敲了，直敲得五脏六腑都隐隐作疼，他硬是咬牙没有吭声。

“好嘞！好嘞！”圈外人大呼小喝。

然后他开始放下锤，准备收气要钱。可就在他调息收气的时候，看客已经跑得差不多了。他们欺侮他老实，专看不给钱的功夫。于是他气得朝空大骂。他不能不骂，家里还有七十岁老娘等米下锅呢。等他骂累了，肚皮咕咕叫地去收拾流星锤时，却发现圈外站着一个人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，一声不响，满脸同情地望着他。他忽然很感动，心想，要是有这么个老头当爹可不错。这想法